



道在器中 王文旺

本报记者 王倚剑



一双手，黝黑而粗糙。这是一双木匠的手，这双手下诞生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木作工艺品，也为孩子们创造出许多有趣的木制玩具和体验材料包。这双手的主人是通州区古旧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文旺，坚守行业30年，他对木作技艺的热爱与对发扬传统文化的追求，都浓缩于他的木作博物馆中，等待人们去了解和感受。

行家看门道

俗话说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”。木作技艺流传千年，其中的门道数不胜数。王文旺蹲下身，仔细观察着一张酸枝木花几的表面。这是他带领工人新打的一批仿明清式样家具，别看它式样简单，讲究却很多。就看那连接着花几四条腿的拐子花，乍一瞧既无花纹，又不雕镂，但仔细看，这条拐子花呈四棱，每一条棱都平直，每一面都光滑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平整美观，正是这样的细节方能体现做工精细。手艺精湛，细节处一丝不苟，固然是对优秀匠人的要求，但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实践积累形成的毒辣眼光。“明清两代的家具各有特点，一看材质，二看榫卯，三看形制，再看整个造型风格、风化程度，是不是当时流行的款式。我们在制作仿古家具时，也要特别考虑材质、造型、做工等方面的问题。”说起里面的门道，王文旺侃侃而谈。拐子花明清皆有，连帮棍明清有，通过特殊构件可判断其年代。面对同样的结构，明清家具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，一张椅子的椅面与四腿之间的支撑连接结构称为“望板”，望板与椅面相连部分有时会做成凹进结构，因其上下宽中间窄的样子，被称为“缩腰”。明代时期，望板与缩腰往往用同一块木头进行加工，清代则大部分为两块木头拼合而成。另外，明清家具的制作体现出不同的艺术追求。从造型设计上讲，清代造型精美更多体现于雕工，松竹梅、如意云……家具上繁复精美的雕花展现出工匠的高超技艺和主人的审美意趣。明代家具的精致则着眼于细节，常常使用闷榫，即将榫卯结构藏在家具内部，如果有露在外面的结构，则会加以装饰修整。即使是“隐身”于内的榫卯，工匠也会加以打磨，使之边角圆润光滑。

行“江湖”多年，每种家具的构造如何，王文旺上手一摸，甚至打眼一看，心里就有了底。伸手往一张桌面下一摸，他自信地说：“这桌子里头就有榫卯。”翻过来一瞧，果然桌角上嵌着一个小方块，寻常人若不凑上去瞧，根本发现不了。这块榫卯安在桌面两块木板的拼合处，能保证木板拼接严丝合缝，桌面平整，不挤不翘。既已清楚了解古代家具的结构和特点，在观赏一件家具时，便能从它的外观中发现许多信息。王文旺取过一张方凳，其凳面挖空，用藤编席子补上。他笑称其为古代的“沙发”，还言之凿凿，这是古代为女性设计的“专座”。难道其中有什么典故？古代有什么讲究？让人猜了半天，他才揭晓答案：凳子四腿底部做出了四个圆头，古代称为“凤头”，其寓意与女性有关，是专门为女性使用而做的设计。

漫步行在文旺阁木作博物馆中，一件件工具、各式各样的榫卯、随处可见的老物件，让人们了解木作技艺的制作手法和发展历程，而三百六十行、运河文化等展览则展示了木头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。

木作见世道

木作手艺传承千年，“木”与人类的渊源由来已久。

漫步行在文旺阁木作博物馆中，一件件工具、各式各样的榫卯、随处可见的老物件，让人们了解木作技艺的制作手法和发展历程，而三百六十行、运河文化等展览则展示了木头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。

远古时期，在生产水平极低的年代里，木头是人类的重要生产和生活资料，对人类的生存发挥很大的作用。削木为武器和陷阱猎杀动物，能获取食物；钻木取火，既能烹饪，也可御寒、驱赶动物；夜间休息，早期人类或躲进山洞，或爬到树木上，避免野兽袭击。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处理材料的手段进步，木头变成了勺子、凳子、房屋，其实用功能越来越多，逐渐发展出审美意义，成为人类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

从木作中能够找到文化的差别与交流。大运河文化展厅展示了沿线各地的文化特色，其中最有趣的当属展出的数条木船。这些木船都是王文旺从运河沿岸收集来的，包括带篷船、连体船等样式，过去人们就驾驶这些小船在运河中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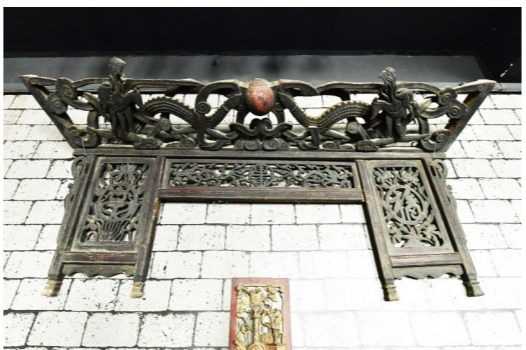
“南方使用的船大多数小巧秀气，因为当地河网密集，部分河道较窄。不少南方收来的船底部都安装了一条铁片，这是因为当地河流虽然多，但总有不相连的情况，船工就得把船拖上岸，走一段旱路再下水。船底这条铁片就起到减少摩擦、节省人力的作用。”王文旺解释道。

从木作中还能发现历史变迁的脉络。如今人们已经习惯日常家具的高度，而远在汉代及以前，人们经历了从席地而坐使用各式家具的过程，但家具比较低矮。进入南北朝时期，擅长骑马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，他们习惯使用的较高坐具随之传入，并逐渐取代低矮的家具。

木作器具既有实用功能，也具备审美意义。器具式样和风格的变化彰显着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趣。这样的意义不局限于木作，更体现于铁器、玉雕、石刻、瓷器等各种技艺中。

走进文旺阁木作博物馆，两侧白墙上按朝代镶嵌着各种手工艺作品。秦汉时期以陶器、铜器为主，有人们熟悉的瓦当、兵马俑；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是佛教雕像，以及各类石刻物件、铜铁马镫；隋唐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、马匹、仕女栩栩如生；明清时期则以各类瓷器为主。

“南北朝的风格是自然飘逸，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。唐代的家具全都白白胖胖的，看上去很健美。宋代有一种自然的美感，清雅秀气。明代简约但不简单。清代则追求雕工精美，雍容富贵，比较华丽。器具反映着时代的特色，反过来说，时代的道路也印刻在器具之中。”王文旺说。



痛心改前道

说起木作来，王文旺有说不完的话。谁能想到，起初他并不愿意干“木匠活”。

王文旺的木作功底可以说是“童子功”。他出身于河北衡水武邑县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，打小儿就给父亲打下手帮忙。尽管父亲希望他接班，他却并不向往做木匠。十几岁时，他尝试考大学、参军，均未成功，还是选择到北京去做学徒。

或许是因为缘分，又或许是源自血脉，在跟着师傅修复老家具的过程中，王文旺逐渐爱上了这门手艺。“在库房里，我见到了一大堆的老物件儿，雕刻非常精美，双龙戏珠、龙凤呈祥……看得我眼花。我喜欢雕刻，没事的时候就拿张纸去拓各种图案。每天都跟着师傅们学绝活。”

寒来暑往，他的手艺日渐精进，可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，还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契机。在没活儿要做的时候，他走遍了北海公园、故宫、颐和园等北京各大文物古迹，看到古建筑、古家具就用纸笔记下、画下。有了珍贵记录和精湛手艺，他用一个多月的工夫，将北海团城几米高的大佛龛按比例复制了一个50厘米高的缩小版。拿到市场上，不用他张嘴跑路，这件器物马上以380元的高价被买走了。此后，王文旺一面不断提高技艺，一面开始独立做活儿，既接老旧家具修复，也继续尝试将自己创作的物件拿到市场上去卖。经营日久，他也开始收藏古家具。

随着不断到各地收购老旧家具，他发现许多老百姓对木作的知识和历史文化了解很少，许多珍贵器物没法得到应有的保护。“记得有一次我在农村收购了几件旧家具，正要付钱时，一抬眼看见这家人正要把一个黄花梨的硬木桌子腿当柴火烧，我赶紧把它抢救了下来。同时在全国各地，随着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，好多老物件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。所以我想做点什么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木作的好、了解传统文化。”

2005年，王文旺大胆地做出决定，放弃经商，在通州区台湖镇东下营村筹建木作博物馆，专注于做研究，挖掘每件器物背后的故事。

创新行我道

从业30多年，王文旺不敢说自己是“匠人”，“只能说我有匠人精神。就是专注、精益求精、坚持不懈。”这样的精神同样被他用在木作传承上。

“只有传承下去，才能保持它的活力。”抱着如此想法，王文旺给博物馆设置了三种定位：修复基地、观看展览、现场体验。如今，博物馆已开发十多门木作体验课程，既有基于木作技艺的组装（制作）榫卯鲁班锁，手工制作无动力小车、运河船等课程，也囊括其他非遗技艺和运河文化体验，如木屑刨花创意画、通州八景拓印、唐诗活字印刷、中国古代建筑模型制作等等。

王文旺专门为研学体验安排了展厅与教室，里面摆满了学生的作品。八里桥下船只驶过，农夫在田间耕作，农家院内众人围坐，种种景色被生动还原。这得益于博物馆团队将木作与泥塑等非遗传结合，泥塑人、木制景，研制出各种主题材料包200余种。孩子们也能自己动手做出燃灯塔、四合院、泸定桥。手工活动与学校教育融合，团队将课本中抽象的概念、场景具象化，用木头制作教具，帮助学生理解数学课本中面积、体积计算方法，再用木作加泥塑还原语文课本中的场景，《洛神赋图》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等传世名作中的人物就这样走出了书本，通过孩子们的手来到现实。

此外，博物馆还致力于推动专业比赛。2023年，首届全国职工木作技艺技能大赛“考工杯”手工木工及家具设计竞赛、通州区“运河小工匠”选树活动在北京举办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工匠前来“比武”，让木作技艺魅力进一步走进校园、走向全国，也让木作技艺在现代有了新的可能性。

